



苦吻

阑尾

怪客

乱弹

张宇

长不大的图书馆

河洛人 糊涂

养死葬

国公墓

偷乐

迷宫 入世

苦吻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475
12-51

苦吻

上海文艺出版社

张宇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袁银昌

苦 吻

张 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35,000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0405-2/I·337 定价：4.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近几年来中短篇小说结集。前5篇是中篇小说。

这些小说，有的讲述了娓娓动听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往日旧事，有的描写了发人深思的蕴含人生真谛的身边趣闻……千姿百态，引人入胜。《阑尾》通过市长住院治疗阑尾炎闹出的一连串笑话，反映了当前特权思想仍在作祟，让读者在冷笑中受到启迪。《怪客》写一个旧社会里让人捉摸不透的刀客头侯五，竟然同共产党女干部假扮夫妻，护送其安全到达目的地，那奇特、惊险的场面令人叫绝。《乱弹》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代胜过一代的精于打小算盘的祖孙三代人。《糊涂》里发生的糊涂事都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生养死葬》响起了一曲封建意识和现代思潮冲撞的奏鸣曲。何省长万万没有料到，母亲的去世会引出这么多出人意料的事。

这些作品大多贴近现实生活，针贬时弊，行文幽默，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目 录

闹鬼	1
怪客	40
乱弹	102
糊涂	157
河洛人	235
国公墓	283
偷乐	299
生养死葬	313
长不大的图书馆	327
迷宫	332
入世	337
苦吻	351

阑 尾

落日越来越淡薄，再没有朝日那般灿烂，再没有烈日那般酷热。太阳也有疲惫苍老的时候。

郑文舟仔细听着室外楼道里的脚步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研究这些脚步声，并害怕有人轻轻地敲门。更讨厌送到他面前的一张张扭曲变形、笑得艰苦的脸孔，他们只把他当郑市长，不再把他当成他本人。

他觉得自己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了，再也追忆不起来到底丢到哪儿去了。也不敢、也没法登报寻人。就是写寻人启事也枉然，人们只认识郑市长，并不认识他。除了他自己，现在谁也找不到他。

室外楼道里忽然静下来，静得让人兴奋和不安。不敢再犹豫，赶快行动。他又轻又快打开房门，左右看看又把门碰上，连忙悄悄往外溜。为防万一，还不敢彻底放下市长的架子，勉强撑着假模假样的风度，心却提得很高。慌乱中不断回头，确没有人特别注意，连忙逃到了大街上。

街上真美好啊。

晚霞在街上飘。垂暮的太阳有气无力地抚摸着树梢、楼顶、街角和人头，竟然还能够抚摸出这么多色彩。不过，城市却像被抱得太久的娃娃一样，正挣脱着这残阳最后的抚爱，急着投入多情消魂的夜晚。

有些电灯已经迫不及待地亮了，亮得这般清醒和勇敢。

汽车和自行车如河流一般。人群一片片的，像云在街上游。

一混进人群中，郑文舟马上就觉得有一种解脱后的愉悦。谁也不认识他。再也不需要伪装。他伸手往远处的垃圾箱里一抛，把市长扔了进去，只剩下他本人。他一个人在街上混，浑身轻松得要飘起来。有一种自由的快感。

近来他常常逃跑。不告诉秘书，不通知司机，不交待公务员，也不给夫人打电话，说逃就逃，抬腿就走。往往是快下班了，人们忽然发现找不到郑市长了。四处打听，全没有下落。谁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第二天上班时，他什么也不说，别人也不敢多嘴乱问，像没这回事一样。这样，没有多久，他的常常失踪就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在市政府大楼和市长家里困惑着人们。

他为什么要逃，其实理由再简单不过，就因为觉得自己没有行动自由。他不能光当市长，不能光和人们周旋，他还想和他自己单独接触一下呢。工作再苦再累并不害怕，愁的是没空和自己说话。

自从当市长后，到哪儿去或不到哪儿去，都得由秘书来安排。出门把你交给司机，拉去开会又把你再拉回来，下班把你

送回家，上班再把你接出来。那汽车成了专门圈人的笼子。他觉得自己像只画眉鸟一样被别人捉来捉去，纵然有吃有喝，却没有一点意思。

失去了天空的鸟儿还能算鸟儿吗？

再说，私人信件也要由秘书先看，挑选出来他认为该给你看的，再转给你看。他认为不该给你看的，就做主处理掉，你永远也看不见。秘书成了二道贩子，批发给你看啥你就看啥。他常常觉得他看过的信上，那字字句句都像是发霉变质的熟肉，或是被捣腾来捣腾去捣腾糊涂的西瓜，再也没有那种抢眼的新鲜感和刺激感。

有一次他忽然心血来潮，灵机一动，自己化名给自己写了封信，投到街上邮筒里。于是他就等着收这封信，但是让他很失望，他再也没收到这封信。自己写给自己的信都没有收到，还被秘书处理掉了，还能收到什么可看的信件呢？于是他看信时就全把它们当成文件或报纸来阅读。

喝水有人给你送，吃饭有人给你端，抽烟有人给你买，办公室的地板有人给你拖，沙发藤椅写字台电话有公务员天天赶在上班前收拾干净。连室内窗台和地板上摆放的鲜花，你都不敢随便浇水，早有人浇过，浇多了花会死的。

这些鲜花由花房的花工定期给他换。他看着这些鲜花，常常觉得它们像是被送进宫里让朝廷玩弄的少女，那般的不情愿那般的冷漠又那般的冰清玉洁，便感到自己目光的耻来。于是就羞于见到花工们。我在侮辱着人家的女儿，这些“岳父”们定然恨我。

市长办公室是里外套间，还有卫生间。他最讨厌这个卫

生间，有它就不能出门去上公厕，就失去了上公厕来回走动时的逍遥。偶尔到楼道上散散步，数不尽的目光盯着你，到处都是迎着你的笑脸，你连个鬼脸都没权做，连个懒腰都不敢伸。在班上，他觉得机关的人全在看管他。

盼到下班，司机又把你交给了夫人。这个亲爱的知热知冷的娘们儿十分厉害。她全盘掌握着他在家里的行动自由，时刻要控制他的时间安排。你想再看会儿书，她说该睡了，就果断地把灯关掉。你说想出去遛遛，她说上哪儿我陪着你。于是你也就不知道要上哪儿去遛。她说上哪儿就上那儿，实际上是你在陪着她。有时晚回家10分钟，夫人就打电话给秘书，和他交换情况，互通信息。他们全串通起来，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紧密团结如一人，把你紧紧看管起来。

但是，又看管得那么细心那么周到那么温暖，逼着让你连感觉都要改变，这不是看管，这是尊敬这是关心这是照顾呀！慢慢地，郑文舟觉得自己像入托的娃娃和在押的犯人一样，非常孤独和压抑。他甚至仇恨起这些电话、汽车、司机、秘书、夫人来，他们太无理太强大太严密，快把自己挤扁挤死挤没有了。

他这才想到造反和逃跑。其实你也不知道要逃到哪儿去，没有计划没有方向没有路线，只为了逃跑而逃跑。只要能逃出去就是胜利，逃的本身就有说不尽的刺激和快感。只要他们全找不到你，你就找到你自己了。

二

晚霞在街上慢慢地熄灭。轻风虽然被高楼、电线杆切割得

粉碎。仍然像游丝一样温柔地在城市里游荡。街头到处都是赶路的行人，往东往西往南往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永远猜不透他们到底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

他站在十字路口，看着这十字路口的人群，思考着往哪儿走。

往常逃跑，有时去看电影，有时去逛自由市场，有时去逛商店。有时甚至专门去坐公共汽车，见车就上，也不问开到哪儿，从这边坐到那边，又从那边坐到这边，直坐得昏天黑地罢休。却没有任何人看管你。而每次像普通市民那样在街里混个痛快后，他就感到格外舒服，脑子也清醒和轻松，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充沛的活力和智慧。

这就是他的机密。他不对任何人泄露，别人就觉得神秘莫测。

无论什么事情，无论它是否有价值，只要你闭口不谈，加以封锁，就成了机密。机密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但今天上哪儿去？

郑文舟缓缓地在街上走，后来因为饿，他想到了吃。并且马上准备大吃一场，要吃就吃个痛快，从德华街开始，吃过二七广场，吃到老坟岗集贸市场收尾，吃遍三条街。而且全吃“小吃”，他早已厌恶那些“大吃”了。

也不知从哪儿来那么多宴会，而且越限制就越多。豪华的宴会大厅，猩红的地毯，灿烂辉煌的吊灯，漂亮的餐桌和考究的餐具，你往哪儿一坐，别说“四化”建设，你会马上感到十化八化也早已化了。那场面那气魄那规格那水准那山珍那海味那哗哗流淌着的人民的人民币呀……

这还不说，反正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问题是明显让你受不了的不是吃喝下多少酒菜，却觉得吞下了太多别的什么玩意儿。

人家敬你，你喝下去的是欠下的债务。你敬人家，喝下去的是有形无形的许诺和合同。两三个钟头干下来，你分明感到酒杯的明枪和筷子的暗箭刺杀得你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吃饱了官场的冷酷和虚伪，尝够了人情的菲薄和苦涩。这哪儿是吃喝？早已是撕咬是拼搏是战斗。你咬我，我咬你，我们吞你们，你们吞我们，或者咱们联合起来去吞吃我们的人民！

所以他想去尝“小吃”，这是人吃饭，不像那“大吃”，那活活是饭吃人。

他先吃了一碗炒凉粉，就蹲在地摊边，就着轻风扬起的灰尘，就着枯朽的晚霞，就着暗淡的灯光。再吃一碗羊肉泡馍，挤在又脏又旧的桌子边儿，和几个老头边吃边聊。又去吃牛肉面，只排队就用去20分钟，边排队边听人们骂娘，骂市场混乱又骂物价上涨又骂郑文舟市长不怎么样，差点把他骂得逃掉。在二七广场吃羊肉串时，听人家小声对他透露，这羊肉串里弄不好兑有老鼠肉，这年头全是他妈的假家伙。往老坟岗去时，夜幕终于从四面八方围困过来，把白天彻底赶走，把城市紧紧搂抱在怀里。

电灯全亮起来了。夜晚的街道闪闪烁烁，朦朦胧胧。你在街里走，就像游在一串串彩色的梦幻里那般迷人。

吃遍老坟岗回家时，他觉得肚子塞得太满，但却十分舒服。总觉得这吃里有点什么值得思考，可又理不出头绪来。快到家时才忽然悟到，他吃到了城市普通市民的感觉。

但是，这些“感觉”却不易消化，睡觉时他就觉得有点肚子疼。睡下没多大一会儿，这些“感觉”便兴风作浪，开始恶心，还没等夫人拿来痰盂，“哗”一口便把这些难得的“感觉”吐出来了。

这一下不可收拾，边疼边吐，一会儿就吐得满脸淌汗，就疼得他在床上翻腾起来，脸也变了颜色。

“你乱吃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吃。”

“肯定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没有吃就是没有吃。”

到这时候，夫人也没忘记审问他，总想套出他的秘密来。他坚决守住它，一点也不能暴露；如果暴露，连一点点自由也没有了。

“哼，我请医生来！”

“请医生就请医生！”

医生来了，用手按着他的肚皮猛一松开，问他哪儿疼？这儿疼。他们找着了痛点，在右下腹位置。

“可能是阑尾炎。”医生说。

“你能肯定吗？”夫人质问人家。

“我敢肯定，是阑尾炎。”郑文舟狠狠地说。不知为什么，就因为他夫人怀疑不是阑尾炎，他就希望它是阑尾炎，非常希望。啊，我终于害了阑尾炎了。

“要不要开刀？”夫人问。

“最好是做手术。”医生说。

“不开刀行不行？”夫人问。

“开刀开刀！我喜欢开刀！”就因为夫人不让开刀，郑文舟就特别喜欢开刀。至于需要不需要开刀，他根本不去想。如果夫人坚持开刀，他就可能坚决不开刀。

他被看管得太久了，他不相信她。

电话联系，小车飞奔，只一会儿时间，秘书们都坐车赶来了，要送郑市长住省医学院高干病房。

“为什么要住高干病房？”

“我们已经联系过了，您看……”

“不不，我不住高干病房！”

“住高干病房。”夫人说，“那里条件好。”

“我不住就是不住！”

“那您……往哪儿住？”

“要住就住咱们市里医院。阑尾炎又不是什么大手术。我们自己医院，我们应该相信它。”

“那好吧，我打个电话。”秘书说。

他顺手就抓起了电话，拨到了市人民医院，像下命令一样说请你们安排一下，郑市长马上住院做切除阑尾的手术。郑市长坚持要住我们自己的医院，他说我们自己的医院，我们应该信任它。领导信任你们！

终于没有逃过人家的手心，还得由人家来安排。好不容易害了阑尾炎，也不能好好害一场。害病也要听人指挥。

他又仇恨起该死的电话，医院里接到电话不定怎么慌乱呢。这哪里是去看病，简直是去医院捣乱。

三

街道上的人海车潮退下来，夜静了。车铃声不再像蜜蜂那样嗡嗡乱叫，偶尔在夜空中溅来溅去，像荡来荡去的秋千。夜风轻轻地吹来些清凉，顺着这淡淡的风香，能使你联想到极远处发生的许多事情。

城市的夜晚是花园，到处都开放着鲜花般的灯盏。这就使人很少去注目星空。有灵性的星星太遥远，相比之下，没有灵魂的灯盏更实惠些。没有星星人们只感到些遗憾，没有电灯人们就觉得无法生活。

腾房子，铺床位，打扫，消毒，运沙发，搬花草，夜渐深时，医院像突然跳起了疯狂的迪斯科，高速度高质量为郑市长准备好了病房。市里领导人极少到他们医院来住院。郑市长要来住院，他信任我们。整个医院被这从天而降的信任兴奋、冲动得一阵阵颤栗。

院党委张书记、丁院长、外科主任徐医生，连忙跑到大门外去接车。抽血化验，打针止疼，等到确诊为阑尾炎后，院领导人又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反复研究推敲手术的方案。

“不能把这次阑尾手术，看成单纯的切除手术。”张书记激动得满脸通红。他一下就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就像他有时一下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同样迅速。他反复强调说：“郑市长不住省医学院高干病房，坚持要住我们的医院，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回答领导的信任，不辜负组织上的期望。”

丁院长的嘴角抽动一下，不易觉察地滑过一丝微笑。徐医生的面部神经紧张得能弹奏出声响。只有日光灯仍然平静地高悬在空中。夜风把室外的树叶摇得哗哗啦啦响。

“首先，我们必须提高认识。做好做不好这次切除阑尾的手术，是关系到郑市长身体健康问题，也是关系到全市‘四化’建设的大问题。更是关系到我们医院政治、业务的声誉问题。总之，这不单纯是做手术，是一个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把手术做好。”

丁院长默默抽烟，那香烟便在室内缓缓缭绕，先是浓浓的一股，再扩散成一簇簇、一朵朵烟花飘起来，然后消逝在灯光里。他一声不吭，他知道张书记还得认识再认识，等到认识提高到不能再提高时，才能讨论具体工作。他只抽烟，并欣赏着自己吐出的思绪般的烟雾。他觉得这些烟雾很生动。

“丁院长，你说呢？”

“张书记，你说吧。”

张书记说了这么多，尽管已经把这次手术的性质和伟大意义讲得很透彻，但总觉得没有讲透，好像越讲就越不透彻。而且他发现有许多话，只能心里翻腾，却不能公开讲出来。这些话又最实实在在，也最生动感人，而讲出来的话却显得有些空，却也只能讲得这么空。

关键的问题只一条，做好做不好郑市长的阑尾手术，实际上关系到上级对医院领导班子、特别是对他自己的印象问题。

别看人人有阑尾，人人都可能害阑尾炎，人人有肚子，人

人都可能肚子疼，但阑尾与阑尾不同，肚子与肚子不同。这是郑市长的阑尾，这是郑市长的肚子。普通人的肚子，只是一个人疼，只牵扯一个人的命运。而郑市长的肚子疼就是组织上的肚子疼，他的命运牵扯到全市几百万人的命运，更牵扯到……

张书记是政工干部出身，因为不熟悉业务，专门做党务工作。不会看病做手术，只能领导看病做手术的人。这些业务干部像灯泡，全靠我们这些党务干部输送电流才发热才闪光的。不站手术台，不拿听诊器，不掂手术刀，才能使他站在高处明察秋毫，看到市长住院做手术的实质。

张书记一下就看到，市长住院做手术，实际上是对医院政治素质、业务管理水平的大检查。这还不同于平常一般性的打扫卫生、计划生育、政治学习、业务考核的单项检查，好与坏，时间长了就容易忘却和改变印象。这次却不行，市长亲自住院做手术，一刀把郑市长肚皮拉开，又一针针缝上，整个医院好与坏的印象就从此缝在了市长的肚皮上。从此以后，早早晚晚，甚至市长夜里睡觉白天上厕所，也会随时随地摸到他的肚子，也就摸到对我们医院的印象。

他害怕这个“印象”。几十年来，他就生活在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印象”里。

原来只知道怕，总不知道到底怕什么。成天认认真真地工作，小心翼翼地办事，提心吊胆地说话，却越来越害怕，不知怕什么。后来他才逐渐弄清楚，他是害怕这个幽灵一样的“印象”。对下，害怕群众对他的印象；当然，群众更害怕他对群众的印象。对同事，害怕别人对他的印象；当然，别人更害怕他对

人家的印象。对上级，最害怕领导对自己的印象；却不知道人家是否害怕他对人家的印象。他觉得到处都是“印象”，哪个“印象”也不敢出问题。

他为这些恶魔一样纠缠着他的“印象”而头昏脑胀，却又离不开这些“印象”，又害怕这些“印象”。这些无处不在、像网一样笼罩在周围的“印象”毒蛇般地咬噬着他的心灵。他又逃不脱摆不掉，还得生活在这些“印象”里。

在众多的印象里，领导对他的印象是最关键的，常常要决定他的命运。

顺藤摸瓜，郑市长对医院的印象，也就是对他这位院党委书记的印象。这印象就可决定命运。从今天起，能不能继续在党委书记这个岗位上或是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为党工作，就决定于这次切除阑尾手术的质量，就决定于郑市长这次对他们医院的印象。一句话，就决定在郑市长的肚子上。今后，郑市长啥时候手摸肚皮就能想到他，就能摸到对他的印象，就能摸到他的职务高低，就能摸到他的工资级别，就能摸到他的住房面积，就能摸到他的汽车大小，就能摸到他的一切。他的前程决定于“印象”，决定于这个肚皮。肚子的舒服和疼痛，直接联系着他未来的荣辱兴衰。

肚子呀肚子，郑市长呀郑市长，我知道考验自己的时刻到了。无论如何，我要动员一切力量，把你的肚子搞好，搞成最好最好的肚子。

夜越来越深了。